

为孩子掀起世界的一角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Tiantian Diancang Huang Beijia*

# 白棉花

1944

被誉为“一生都能阅读的作家”

用写作成人文学的心力和笔力  
写作儿童文学



天天典藏♥黄蓓佳  
*Tiantian Diancang Huang Beijia.*

# 白棉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白棉花 / 黄蓓佳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0.11

( 天天典藏 · 黄蓓佳 )

ISBN 978-7-5016-0315-2

I. ①白… II. ①黄…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0 ) 第183601号

责任编辑: 叶显林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史 帅

## 白棉花

黄蓓佳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 总经销

字数105千字 成品尺寸148×210毫米 32开 印张6.75 插页8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016-0315-2 定价16.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4169902

# 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

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竟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入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竟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

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半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

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入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

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



1	天空中突然长出来一朵白棉花·····	001
2	跳伞的飞行员去了哪儿·····	009
3	保安旅和日本兵的一场恶战·····	025
4	捕黄鳝有了意外发现·····	038
5	家里藏了一个人·····	052
6	克俭和姐姐智闯石庄·····	059
7	上埝镇的抗日演出队·····	066
8	挖药引差点挨了枪子儿·····	075
9	飞行员的名字叫杰克·····	086
10	娘要为杰克拜菩萨·····	095
11	“鸡同鸭讲”的尴尬·····	104
12	两个好朋友·····	114
13	保安旅要开拔·····	124
14	鬼子来了·····	130
15	薛先生试了很多药方子·····	144
16	打银杏打下来一条蛇·····	152

17	新四军首长夜探杰克·····	162
18	香喷喷的美国奶粉·····	172
19	散传单·····	178
20	红烧肉从哪儿来·····	185
21	你走后一定要来信啊·····	194
22	最好的中国兄弟·····	200



# 1 天空中突然长出来一朵白棉花

Tian kong zhong tu ran zhang chu lai yi duo bai mian hua

一九四四年，农历还在七月尾上，克俭跟着娘在屋后的菜园子里压南瓜藤。

听房东薛先生说，这块地从前是他们薛家祠堂的马棚，族里的公产，祠堂主事专门雇着人养马，最多时养过七八匹，马棚前走一趟，老远闻到马臊味。这些马在冬闲时节被拉到海边盐场贩私盐，赚了钱用作祠堂祭祖的开销。后来盐税管得紧了，衙门里抓到一个贩盐的就打死一个。薛姓人再不敢顶风作案，马卖了，马棚也拆了。养过马的这块地，地气自然是肥厚，种什么都是见风长。这不，立秋刚过，地里的南瓜已经结出拳头大的瓜纽儿，嫩生生的，绿莹莹的，头上

的那朵金黄色的花，要谢不谢，半开半闭，像婴儿满月时戴的一顶花边帽。

娘说，瓜纽儿结得多，就要压藤，打花，掐纽儿，一根藤上至多留两个，这样结出来的瓜，个儿大，也面实，能顶饱。要是由着它们长，长到最后满地都是青疙瘩，小得不成样子不说，一煮一锅水，不好吃。

娘在地里种南瓜，还是听了驻扎在此地的保安旅沈沉旅长的劝。有一年娘在地里撒菜种，沈沉带人骑着马从地头过，看见娘把种子撒得东一簇西一簇，笨手笨脚不像个种地的人，起了疑，下马盘问，才知道娘本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带着孩子从城里逃难过来，临时落脚在此地。沈沉拿脚尖踏踏地里的土坷垃，好心劝娘说，地里的土都没耙碎，也别种菜了，种几窝南瓜吧，那东西好侍弄，长出瓜来既能当饭又能当菜。沈沉说，战争打到今天，还不知道往下是什么形势，粮食只会越来越紧张，到断顿的时候，能有几个南瓜吃，就是大福气。

从那时起，娘听沈沉旅长的话，年年都在屋后种南瓜。娘总是等南瓜长到锅盖那么大，长到金黄的瓜皮上罩一层粉白的霜，才招呼克俭几个孩子帮忙摘瓜，帮忙抬到通风的柴棚里，一个个地擦着，从秋天吃到冬天，吃到青黄不接的春天。

算起来，从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打到青阳城，娘带着绮玉、思玉和克俭下乡逃难，已经有了六个年头。逃难的时候克俭才两岁，是抱在娘的怀里的，如今他八岁，站着齐到娘的肩头高。他的大姐绮玉，下乡那年是小学生，去年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娘猜绮玉是共产党，否则的话，她要抗日，就近入沈沉的保安旅就行了，何必舍近求远去入新四军呢？

这样的想法，娘不敢对外人说。娘也嘱咐思玉和克俭不能说出去。保安旅和新四军，说起来都是抗日打鬼子的，可是两支队伍时不时地有磨擦，你打我一下子，我捅你一下子，总没个心平气和坐着谈事情的时候。再有，十里外的石庄镇上驻扎有日本兵，日本兵周围还有为虎作伥的“皇协军”。方圆几十里的地盘上，国民党、共产党、日伪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眼小眼虎势眈眈，大仗小仗一触即发，娘带着小女儿思玉和儿子克俭在三种势力的夹缝里过日子，自然要小心翼翼求平安。娘对人解释长女绮玉离家的事情，编了个谎，说是投奔了通州舅舅家，念高中去了。至于听者信不信，娘不管。这年头，彼此都是心照不宣吧。

娘是个做事利索的人，几年的乡村日子过下来，侍弄园地已经学成一把好手。她一只手里提着一把小铁锹，脚跨着满地游荡的瓜秧子走，打谎花，压瓜藤，

掐掉多余的枝蔓，就手清除杂草，眼到手到，走到了遥遥的地头。三伏天刚过，日头很晒，娘像很多乡村农妇一样，头上盖了一块湿毛巾，两边垂下来，搭拉在耳边上，既遮阳，又擦汗。她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紫花布褂子，背后有一块颜色特别深，是汗湿了的。

“克俭，小心别碰着瓜纽儿！”娘直了腰，手伸到背后去，把汗湿之后粘在皮肤上的衣服拎起来，扇一扇风，回身嘱咐着。

克俭的动作慢，娘的一垅地已经做完到头，他的才做了小半垅，因为他贪玩。南瓜地里有各种小虫子，蚯蚓和地鳖虫什么的就不说了，光是蚱蜢，长相各异就有好几种。深褐色的一种个头小，但是灵活，猛然一蹦，弹到克俭的额头上，“噗”的一声，又痒又疼；粉红色的，新娘子一样羞答答的，总是藏在南瓜叶子底下，你一掀叶子，它就慌忙往藤蔓深处躲，死活都不肯出来见人；绿色的个头最大，飞起来的时候也最漂亮：浅绿色翅膀下面，还有一层极薄的玫红色的蝉翼，在阳光下闪出粉亮粉亮的光。捉蚱蜢很容易，看准一个，手一捂就成。蚱蜢这东西很蠢，不懂得避开人，但是蚱蜢的两条长腿很有力气，会蹬人。它一蹬，克俭的手心一痒，人一激灵，抬起手来，蚱蜢就趁机弹开，远远地逃命去了。

克俭其实并不想真的捉它们。乡下这玩意儿太多了，不稀罕。他只是跟它们逗着玩儿。

克俭玩虫子玩腻了，就直起腰来，抬头看天。天上也好玩。有一句谚语说：七月看巧云，说的就是立秋后这个季节的天空：碧蓝碧蓝的天空上，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来那么多雪白雪白的云，每一朵云彩都是魔术师，它们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变成咆哮的狗，变成奔驰的马，变成高低错落的树林，变成飞檐高耸的宫殿，又变成长胡子老头儿的脸，变成摇篮里啼哭的小婴儿。它们一大团一大团的，在天空中缓慢地聚集，排列，翻滚，而后又迅速地分手，裂变，重叠。它们自己跟自己较着劲，比赛着谁变出的花样最多，谁的造型最叫人惊叹。

如果没有日本人，没有战争，七月的乡村该是一幅多美的画呀！

娘也在抬头看天。她站在田埂上，湿毛巾抓在手里，打个眼罩，脑袋斜着往后仰，从后面看，她的身子绷得很紧张。

“克俭！”她看了一会儿，回头喊他，“你耳朵尖，帮娘听听，是什么声音？”

娘一提醒，克俭就听到了，是天边滚过来的轰隆隆的打雷声。怪事啊，太阳灼灼的，蓝天透亮透亮的，

云朵里怎么会打雷呢？

“克俭！”娘忽然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也不管脚底下的瓜藤瓜纽儿了，高一脚低一脚地蹚着田垅奔过来，一把抱住克俭，没头没脑地摁在地上。

“是飞机！飞机要扔炸弹了！”娘趴在克俭身边，喘着粗气，慌张得脸都变了颜色。

果真，从云朵里钻出一架飞机，很低很低，银色的大鸟一样，摇摇晃晃地朝着地面俯冲下来。可奇怪的是，“大鸟”的屁股后面着了火，拖着一股黑红黑红的烟。那股烟，就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天上弯弯曲曲画着符，忽而左，忽而右，没有章法，不受控制。刹那间，小半个天空被它弄得乌烟瘴气。

“飞机喝醉了酒！”克俭的身子被娘压着，脑袋别过去，努力地往天上看。

“炸弹要下来了，阿弥陀佛……”娘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逃难出城的那一年，娘被日本人的飞机吓破了胆。娘说，最早飞机过来时，谁都没有见识过，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全城老老小小都拥到空地上看热闹。飞机飞得最低时，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翅膀上的红色膏药旗，看见戴着皮帽子的日本飞行员的脸。胆大的年轻人爬到房顶上，对着飞机吆喝，咒骂，挥拳头，吐



唾沫。飞机先不理不睬，忽然从屁股里挤出一个黑糊糊的大铁蛋，直直地往人堆里砸。铁弹轰的一声炸开，火光冲天，血肉横飞。炸死的没了囫囵尸首，没炸死的震聋了耳朵，震破了苦胆。娘说，那种阵势，经过一回，魂就没了。

不是为了躲飞机，娘当年或许下不了决心带三个孩子逃难。

也因此，娘一听到飞机的轰隆声，就止不住地腿抖，心颤。

克俭被娘压在地上，透不过气来，很难受。他鼻子下面的泥土被太阳晒得滚烫，热气灼人，土层里还带着草根的腐烂味，埋进南瓜根里的粪肥的恶臭味。一片南瓜叶子伸到了他的脸颊下，毛茸茸的小刺刺挠着他的鼻尖和嘴唇，痒得他直想打喷嚏。一只背壳油亮的地鳖虫从叶片下爬了出来，在克俭眼睛上方停住了，跟他对视着，正琢磨着是应该继续前进还是转身退却。

“娘！”克俭抗议道，“飞机还在河对岸呢。”

娘更紧地按住他：“别动！等它看见你了，就晚了！”

可是飞机不可能看见克俭，因为它看上去已经自顾不暇，它的屁股后面拖着可怕的浓烟，在半空里连